

從醫院到監獄 泰北學校 處處是舞台 李志雄走出音樂廳 廣播音樂種子

他是「平民音樂家」，三十餘年前創建香港嶺南音樂團，十數種中西樂器在他的手指間流淌出美妙的音符；他是音樂總監，在海內外策劃統籌音樂會和演唱會逾千場，以「走出音樂廳」論文獲香港政府頒發「藝術推廣獎」；他是音樂教師，年逾七十海人不倦，願為音樂教育貢獻畢生之力。香港演藝製作中心主席李志雄，如今將眼光放到泰北的年輕一代身上，願組織一班志同道合的音樂摯友，為那裏的數間華文學校組建音樂課堂，將音樂藝術之種播撒到更廣袤的地方。在他眼中，音樂滋潤人心田，也是快樂的源泉。



◆人在海中彈奏港樂，背景是八仙嶺，特別有意思。

◆李志雄認為，想讓觀眾走進音樂廳，音樂人得先走出音樂廳。
張岳悅攝

◆採訪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
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

◆李志雄2018年曾考察泰北華文學校並即場表演。



◆泰北華文學校的學生上堂的情景亦令李志雄感慨。



◆李志雄團隊與當地舞蹈隊合影。

泰國北部清萊，那與金三角比鄰之地，山高林密，黃花盛放，美如仙境。在一座座山間，還有着數間華文學校和無數求知若渴的學生，恍若被塵世遺忘。前無線企業傳訊部宣傳科副總監曾醒明曾發起「送炭到泰北」活動，幫助泰北山區華人子弟學習中國文化，李志雄亦經朋友牽線，2018年首次前往泰北美斯樂山區探訪四間華文學校，「原來那裏有十多萬華裔泰國小朋友就讀於華文學校，學唐詩和《弟子規》，當他們學會華文之後，日後去曼谷也會有更多的工作機會。學校裏有很多來自內地和台灣的年輕支教老師，我當即便和太太講，我們不如也來這裏義教。」

泰北之行，使李志雄了解到學校缺乏音樂老師的情況，「送音樂到泰北」的計劃就此萌芽，「這是『一帶一路』的文化藝術絲綢之路，也是中華文化的發揚，非常有意義。我們不僅要教授音樂，還計劃在學校間舉辦巡迴音樂演出，幫助他們組織泰北樂隊。」回港後不久，他即奔走呼籲更多志同道合的愛心音樂家前往泰北義教，消息傳開後有近百人報名參與，計劃亦收穫「田家炳教育基金」及樂器廠家的資助。惜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使得計劃暫時擱置，他期待疫情好轉的那天，將與眾音樂教師一起，再次踏上泰北的土地。

高雅藝術走入群眾

社會的進步，網絡資訊的發達直接衝擊着文化市場。從業50年，從音樂家蛻變成為製作人的李志雄，思考更多的是如何去策劃節目並配合宣傳，令藝術之美更廣範圍、更大程度地被個體感知。他說：「想讓觀眾走進音樂廳，音樂人得先走出音樂廳，這不僅是推廣音樂的策略，更是音樂

的使命。而社區演唱會應注重音樂的多元性、豐富性，以市民的興趣為先，視觀眾為朋友，才能獲得更好回響，屆時在音樂廳演出同樣會吸引到更多市民入場。」

秉承這樣的信念，李志雄身體力行，從尖沙咀碼頭到維也納金色大廳，從瑪麗醫院病房到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，都留下了他的音樂足跡。他先後籌辦了一系列接地氣的音樂節目，助藝術滲透入社區和人群，如《廟街滄桑話今昔》《香港故事》《鄧麗君金曲演唱會》《中國音樂家系列》等，「高雅藝術群眾化，通俗歌曲也可以藝術化。我以交響樂演奏鄧麗君的歌曲，活動得到政府的資金支持連演三場，場場滿座，也為我增添了信心。」他自豪地說。

香港人喜歡下午茶，他便設計了《音樂下午茶》系列音樂會，備有中樂名曲、廣東音樂和流行金曲三個餐單，由觀眾自由

搭配自己喜歡的音樂餐單，此系列得到康文署支持，多次深入學校、醫院、老人院及監獄等不同社群演出逾20場。音樂之美從來不受局限，更可跨越階層和身份，他回憶起自己帶領樂隊走入監獄，無論犯人還是獄警均被音樂帶動合唱起舞，令人動容。

不計報酬 致力公益演出

在李志雄的履歷中，慈善演出是濃墨重彩的一筆，在醫院為病人舉辦音樂會，對他而言也並非不可能的任務。2017至19年，在白求恩慈善基金的支持下，他策劃了《白求恩慈善音樂快車》系列。醫院沒有舞台，如何演出？他將樂師分為兩人一組，走入病房為臥床病人演奏歡快的樂曲，他憶述：「我們還會帶些小型打擊樂器，邀請病人和家屬與我們共同演奏，有病入說這是他入院以來最開心的一天。」

有音樂相伴，無處不是舞台。從上世紀九十年代為希望工程籌款、為奧比斯飛機醫院籌款，到2008年的為汶川大地震籌款，李志雄籌辦的慈善音樂會從未因戶外場地而失色，而2018年的《黃河50周年暨慶祝60周年維港千人歌唱祖國》古箏交響音樂會堪稱盛舉。由李志雄任主席的香港演藝製作中心作為活動聯合主辦方，匯聚了海內外知名音樂家、上海青年交響樂團及多個藝術機構院校。他猶記得，當晚百多位古箏演奏家在作曲家何占豪的指揮下同台合奏《梁祝》，悠揚樂聲響徹維港，「《梁祝》經久不衰，因為吸收了傳統戲曲旋律，再改編成為小提琴協奏曲，在吸收西方樂器優點的同時，也沒有忘記傳統根基，中西結合成就這個永恆的題材。」



◆李志雄以「走出音樂廳」論文獲香港政府頒發「藝術推廣獎」。



◆《白求恩慈善音樂快車》系列走入老人院演出。



◆百箏在何占豪的指揮下合奏《梁祝》。



◆李志雄（左三）與學生們在一起。



◆1991年李志雄曾接受《文匯報》訪問。

「東方月」的音樂之路

李志雄與音樂的緣分匪淺，孩童時對音樂產生濃厚興趣，在摸索和積累中自學月琴。中學時期，他響應號召「上山下鄉」，成為廣東省寶安縣東方生產隊的一名知青，每日農作之餘，他總愛坐在門口的青石板上彈奏月琴，叮噠的琴聲吸引附近村民駐足聆聽，久而久之便有農友稱他為「東方月」。「東方月」先後被招募至人民公社宣傳隊、寶安縣文藝宣傳隊，再上調至惠陽專區歌舞團。藉由一把月琴，他走進了專業樂團，10年間跟隨歌舞團翻山越嶺為工農兵演出，積累了豐富的舞台經驗，亦受吳偉忠、李燦祥和饒寧新等恩師指點，逐漸掌握了琵琶和古箏的演奏技術，拓寬了日後的音樂之路。

建樂團接地氣 音樂推廣到社區

1981年，李志雄移居香港，人地兩生的境遇為他的音樂生涯按下了暫停鍵。生活所迫，他成為搬屋公司的學徒，「沒想到我在香港的第一份工竟然是做『咕哩』，雖然工作辛苦，但我曾經歷過『知青』的磨練，以前在劇團也搬過戲箱和鋼琴，慢慢也就捱過來了，很快由學徒升任師傅。」他猶記得，有一次去九龍城搬屋，搬完鋼琴後他隨手掀開琴蓋彈了一下，屋主的驚嘆，同事的讚許，卻令他百感交集，「從那時開始，我決心要改變命運。」又有一次，他在彌敦道聽到有人直呼「東方月」，與農友的重逢使他難忘昔日音樂時光，後經介紹應聘成為身著古裝為遊客演奏的宋城樂師，他終又回到了

熟悉的音樂海洋，如魚得水，繼轉考入政府音樂事務統籌處擔任兼職導師，1985年聯同幾位志同道合的樂師成立了「香港嶺南音樂團」。

據李志雄介紹，「香港嶺南音樂團」是香港首個以演奏廣東音樂為主的樂團，憑藉鮮明風格和專業技術得到市政局的認可並簽署合約，每月獲安排在港九新界演出。從音樂廳的大舞台，到廟街的榕樹頭，樂團曾6次被康文署委任為「香港社區文化大使」，2016年亦得到民政署支持前往南美洲巡迴演出，隨後亦前往東埔寨、斐濟和希臘等國家演出，為當地僑胞帶來耳熟能詳的中樂名曲。

知青時代，是包括李志雄在內的「老三屆」們共同的青春記憶，從未因時光流逝而磨滅色彩。2018年，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五十周年之際，一場《老三屆歌曲演唱會》在香港文化中心拉開了帷幕，作為籌委會主席的李志雄這樣說道：「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起，『中國知青』這一代人中不少滿懷理想壯志踏出國門，其中移居港澳地區的粗略估計有數十萬之多。祖國改革開放以來，他們在港澳辛勤工作，努力奮鬥，創業建業，為港澳地區建設騰飛、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……」



◀小學時期的李志雄。 ▶知青時代為他留下難忘回憶。



◆「香港嶺南音樂團」曾赴斐濟為當地僑胞演出。

一場以音樂抒發青春情懷、禮讚青春的歌會，在香港還是首次舉辦，「其實『老三屆』的聚會常有，大家聚在酒樓裏飲茶、唱歌，但我總覺得這樣不夠過癮。恰逢香港青藝團羅鈞鈞主席找我商量，如何舉辦一場別具意義的知青音樂會，而我聽到姚峰作曲的《遠處的過去誰也不能忘記》時，心緒是難以平復，我們最終決意租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來隆重舉辦。」李志雄這樣說着，他從基層而來，那顆以音樂聯繫社區的心，從未改變。



私人樂團生存難 望以成績分配資源

李志雄的「香港嶺南音樂團」創立至今逾30年，他曾走過香港音樂界最興盛的黃金時代，時移易易，樂團的腳步從未停歇，卻愈發資源缺乏生存艱難。他表示，當「修例風波」凸顯了香港社會的青少年問題，康文署資源分配隨即偏重青少年項目支持，「我們這些曾打下江山的老齡樂團，反而逐漸被政府忽視。我認為資源不應以年齡來分配，而是應看哪個團體組織的活動更有意義和影響力，從而和諧團結地去促成一件事。」

他直言，如今獲政府資助的藝團在創新之餘，也應兼顧「貼地」以提升票房，「這方面私人樂團自由度更大，我們可以繼續舉辦符合基層口味的活動，也會將熟悉的旋律與創新的表演形式相結合。」他同時稱，大灣區對私人樂團來說也是一個好的發展契機，「我在廣州和深圳參加過一些活動，他們有完善的聯網制度，將文化活動也像地鐵線一般串通，提升上座率。」

夫人是歌唱家，兩子深受藝術熏陶，成為作曲家和攝影師，離家千里經營事業。如今的李志雄更心無旁騖地默默耕耘，亦常不計報酬貢獻己力，「有不少學生跟我學音樂，或者跟我太太學唱歌，我們的音樂事業不會停止，維持生活粗茶淡飯足矣。」是否有意培養接班人？「沒有刻意去找，如果我們的學生最終成才，在音樂中找到了自己的價值，就已經是一種傳承。音樂的價值在於分享，獨樂不如眾樂，」他續說，「如今香港演藝學院中樂系教師水平很高，培養的學生演出很受歡迎，中樂不憂後繼無人。」 採訪：焯玲



◆李志雄與太太多年在音樂道路上互相扶持，感情甚篤。 張岳悅攝